

# 东盟文艺

统筹：寒川

第450期 菲律宾篇

组稿人：王勇

### 王勇(菲律宾)

很多诗人写过“蚯蚓”，我也写过不止一首，但没有一首会把“蚯蚓”与“华侨”作联想，可是白凌却匠心独运的这样写了，这是他的神来之笔。

《蚯蚓》一诗把“华侨”刻划的很形象化，如“在时间的泥泞中打滚”，“埋首于黑暗的蠕动”，“放任宰割”，“吞忍是造化的恶作剧”等等。这些都是早年先辈移居异域他乡的共同遭遇，如今华人华侨早已从“落叶归根”过渡到“落地生根”，从“同化”进化到“融合”，华人新生代的华裔已经参政从军，成为国家的主人翁。

《蚯蚓》铭刻着历史与时代的烙印，时刻警醒我们来路的艰辛，并沉着应对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！

### 程思良(江苏)

古今中外，吟诵蚯蚓的诗并不鲜见。譬如唐朝卢仝就有《夏夜闻蚯蚓吟》：“夏夜雨欲作，傍砌蚯蚓吟。念尔无筋骨，也应天地心。汝无亲朋累，汝无名利侵。孤韵似有说，哀怨何其深。泛泛轻薄子，旦夕还讴吟。肝胆异汝辈，热血徒相侵。”不徒咏物，亦别有奇寄。

白凌的《蚯蚓》一诗，亦然。表面上是在写蚯蚓，旨归却在华侨。读此诗，最大的震撼是那凌空一闪的结尾，新奇的譬喻，别开生

面，可谓立片言而居要，乃一篇之警策，极具艺术冲击力。

### 椰子(菲律宾)

作为一个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新移民，我读了几十年前菲华诗人白凌的旧作《蚯蚓》，仍觉新鲜有光，感慨万千。那样的年代，那样的处境，祖国不够富强，华侨离乡背井，被迫学会埋首和吞忍，如蚯蚓蠕动于黑暗之中，再恰当不过的比喻，让读者过眼不忘。

诗歌是记录历史的载体之一。诗人所遭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还，一只虫正在蜕变为一条龙。而研究者能够从海外作者的一些作品中，翻阅一段年代真实而感人的档案。

### 吴青科(福建)

这首诗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具有鲜明的特色，是一首耐得住咀嚼的经典诗作。“蚯蚓”在自然界原本属于生命的微小物，无论其生物体结构还是处境的肮脏都让它成为微弱、渺小的存在象征，蚯蚓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模糊、难以确认的形态，五官难辨、生于泥土、以泥土为食，它的痛苦即在于此。

白凌的这首《蚯蚓》本身就是在直面这种“渺小”、“肮脏”和“痛苦”，以蚯蚓自喻，进行自我的透视，诗句富有力度，充满审美的张力和情感的感染力。

### 庄晓明(江苏)

## 静静读一首诗

# 《蚯蚓》

●白凌(菲律宾)

对于“蚯蚓”，人们再熟悉不过了，在“泥泞中打滚”，“埋首于黑暗的蠕动”，没有硬壳的保护，柔软的身体随时“放任宰割”，这就是一般人印象中蚯蚓的生存和命运。而《蚯蚓》诗作，非但别开生面，且何以安放处，是他将“蚯蚓”与过去的南洋华侨的命运联系了起来，让人们记住了那一段心酸的历史，具有着特别打动人心的力量。

今天的南洋华侨，在物质世界可谓已摆脱了“蚯蚓”的命运，但他们的精神世界，仍不同程度地与“龙的故乡”联系在一起，甚至有不少诗人，仍在以华文写作表达自己心灵的诗篇——在某种意义上，他们仍是在用一种“蠕动”，疏松自己的精神世界。幸运的是，整个华文世界都感受到了。

### 李锦秋(福建)

“龙的故乡”是被界定了的古老背景，从“离家”的起点上倏地进入“遗忘”的时间空白。和过去默默告别，沉淀抑或珍藏那个念想树立的所在。一股低沉呐喊的冷静力量，借助意象的幻化与呈现传递了过来，让人读得有点痛。

痛，让活着更清醒更细腻。在异地生活的日子里，一切外化的形态从肉体抽离，缩小再缩小，从地上到遁入泥土里，成为一尾劳作的蚯蚓。“打滚”“埋首”“蠕动”“放任宰割”的任何一个动作，都是面对骨感的现实必须“吞忍”的生存承受。

“一把锋利的刀刃/切割日子”，这看似舒缓朗读的语句有点犀利。因为“锋利”，被切割的日子易

来自龙的故乡  
离家已遗忘年代  
在时间的泥泞中打滚  
唯一的尊严是  
埋首于黑暗的蠕动  
受之父母的体肤

放任宰割  
吞忍是造化的恶作剧  
一把锋利的刀刃  
切割日子

蚯蚓 你的别名是华侨

# 读后感

断易破碎。许多东西失去后，让我想起一则童话寓言：曾经一片丰饶的土地逐渐变得贫瘠，许多动物陆续离开了这一片地。小鸟对蚯蚓说：“我也要走了，你不走吗？”蚯蚓说：“我还是想留在这里。”于是，蚯蚓埋在黑暗的地下，经年累月在“时间的泥泞中打滚”“埋首于黑暗的蠕动”。在他们藏身之地，挖穴松土、分解有机物，让空气和水分更多地深入土中。几年之后，小鸟回来了，惊讶地发现，这片土地已经变得松软，还长出了小草。蚯蚓说：“你离开的这段时间，我翻土堆肥……”

白凌诗中物体意象的延伸，让我们意识到一种哲理：华侨——你的别名是蚯蚓！

### 潘露莉(菲律宾)

王文振在《浅评印华新诗——从语言、意象与结构评价印华新诗》一文中指出，意境、意象和情感是诗歌内在的三角架构，其中意象是最重要的支点。他更进一步指出，一首好诗必须要能够呈现意象本身的多元象征。白凌《蚯蚓》透过两种截然不同类别的意象体——龙与蚯蚓，阐述早期华侨出洋过海的心路历程的图像。

本来是“来自龙的故乡”，但一踏入异国他乡，却是遥遥的无期，是没有归路的单向旅途；“离家已遗忘年代”，只能在“时间的泥泞中打滚”；虽然受尽欺压，却能逆境中忍辱负重“埋首于黑暗的蠕动”。

本来是龙的传人，经历烈火的煎熬和苦难的考验，读者总会期待看到浴火的重生，但作者却反高潮地把“龙”蜕变为“蚯蚓”。“蚯蚓 你的别名是华侨”。

一首好诗除了有精彩的意象，同时要能有意象延伸的象征。这首诗读

后，让我想起一则童话寓言：曾经一片丰饶的土地逐渐变得贫瘠，许多动物陆续离开了这一片地。小鸟对蚯蚓说：“我也要走了，你不走吗？”蚯蚓说：“我还是想留在这里。”于是，蚯蚓埋在黑暗的地下，经年累月在“时间的泥泞中打滚”“埋首于黑暗的蠕动”。在他们藏身之地，挖穴松土、分解有机物，让空气和水分更多地深入土中。几年之后，小鸟回来了，惊讶地发现，这片土地已经变得松软，还长出了小草。蚯蚓说：“你离开的这段时间，我翻土堆肥……”

白凌诗中物体意象的延伸，让我们意识到一种哲理：华侨——你的别名是蚯蚓！

### 孙宽(新加坡)

“蚯蚓土中出，田鸟随我飞。”

“夜夜空阶响，唯闻蚯蚓吟。”

“廉纤晚雨不能晴，池岸草间蚯蚓鸣。”

写蚯蚓的古诗名句多，歌颂蚯蚓的现代诗歌更多，它们都有“坚持不懈、默默无闻、不求奉献”的蚯蚓精神。当然令蚯蚓最受重视的，还得算老中医，它们可都是药典中赫赫有名的“地龙”。

不过，把蚯蚓写满乡愁遗憾的只有白凌。

“来自龙的故乡/离家已遗忘年代/在时间的泥泞中打滚”，这是乡愁，渗透着丝丝遗憾。

“唯一的尊严是/埋首于黑暗的蠕动/受之父母的体肤/放任宰割/吞忍是造化的恶作剧/一把锋利的刀刃/切割日子”，这是遗憾，是越来越强烈的遗憾。似乎这样强烈的遗憾，只能来自乡愁。

“蚯蚓 你的别名是

华侨”，这是所有一切拿浓墨重彩乡愁遗憾的根源。

题目，就是诗歌的一部分；结尾，单起一段，独立存在。层层递进的情感与逐步加固的结构，推展至高潮巅峰，然后，戛然而止。

我们的视觉等一切感官感受，与内心情感在受到剧烈震撼后，再回去一行行细品，再从文字细节中联想到毫无尊严的匍匐与任人宰割——北美几百年的华侨史，东南亚华侨几百年经历的沧桑，及世界各地华侨……

华侨在每一次政治运动，或历史变革中受到的排挤、迫害、戕杀……不管他们是不是当地的拓荒者、建设者或财富的创造者……这首小诗的内在情感波澜，表现出的超越文字的强烈外在张力，都在几秒钟钟达到极致。

读者在这样的瞬间，所能表达出的共鸣就只有震撼，与一切血淋淋痛苦后，翻江倒海的各类思绪凝结而成的无语。

### 刘正伟(台湾)

菲华诗人白凌，《蚯蚓》一诗十一行，分两段，前面十行一段：由龙与蚯蚓的“形似”相连接，在诉说华侨如蚯蚓般“小龙”的隐喻。华侨离乡背井“在时间的泥泞中打滚”描写祖先历经几代在异乡的奋斗，仍遭受当地人无情的歧视与打压，彷彿如蚯蚓般只能在不见天日的地下黑暗中生活。

蚯蚓的生命力极强，纵使切割几段，仍能不断生长繁衍下去。诗中的切割等隐喻，就是如此。暗喻华人坚强的毅力、生命力与繁衍能力，就算在黑暗的土地上仍能坚强的生存下去，繁殖一代又一代。

诗最后突然跳出一行，“蚯蚓 你的别名是华侨”直接破题，将前面的暗喻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，点明蚯蚓与华侨生命力顽强的相似性，彷彿突出一支铁棍，将人敲醒。

## 创作感言

一九九八年五月，印尼暴动，华人的屋宇、商店遭受焚烧劫掠，华妇惨遭奸杀、蹂躏，全球华人愤慨。我们同样身居海外，兔死狐悲，感同身

受。对印尼暴民的残忍暴行，深恶痛绝，深以为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，然而当我们看到印尼处于没有政府的状态，社会的脱序，震惊世界的

# 蚯蚓的话

●白凌

卑微与微小。然而，作为一个写诗的人，不管你只能在“泥泞中打滚”，也要对时代做出一个公正的批判与记载。

(2021年5月10日)

惨状，而我们的同胞却成了暴民恣意宰割的俎上肉，我们的心能不滴血吗？

作为一个海外的炎黄子孙，我们是如此的

# 《2021 菲律宾华文微型小说暨闪小说大赛》闪小说获奖作品(下)

## 【优秀奖】

### 让小蜈蚣和妈妈在一起

●许秀枝

周日的清晨让人心旷神怡，王小明一手牵着爸爸，一手牵着妈妈，在草地上蹦蹦跳跳，好一副温馨的天伦乐画面。

王小明突然紧握妈妈的手，指着地上一只一寸长的蜈蚣，只见那只小蜈蚣左转转右转转，好似慌不择路。王爸爸脚一伸，想踩死这小虫，小明急呼：“不可以，不可以！”并赶紧拉着爸爸的手走开。

走不了几步，再看到一只三寸长的蜈蚣，笔直地往前走，王小明好似想到什么，恍然大悟：“大蜈蚣在寻找自己的孩子，妈咪，我们帮帮他，好吗？”

王妈妈微微笑着看着儿子：“怎么帮？”

王小明飞快地捡起草地的一根小竹子，递给母亲，轻声说：“帮他找到他的孩子。”

王妈妈欣然接过那根竹子，把它伸向大蜈蚣，口呼：“上去，我们帮你找

孩子！”

那只蜈蚣好似听懂人话，缓缓地爬上竹子，王妈妈和小明疾步往回走，寻找小蜈蚣，只见不远处，那只小蜈蚣还在兜兜转转，王妈妈把柱子往小蜈蚣身旁放下，只见大蜈蚣从竹子爬下，过一会儿，大小蜈蚣紧挨着彼此往前蠕动，王小明兴奋地拍手：“好开心哦！”

儿子的快乐让王妈妈悠然想起，细如蜈蚣且有孺慕之情，小如五岁孩子尚且懂得天伦之乐，为什么现在许多年轻人过着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的日子，且经常忤逆父母？父母赋予我们生命，培养我们成长，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爱，让子女沐浴着爱的阳光长大，滋润着人间的真情茁壮。当我们已站在成功的道路上，最应该说的一句话应该是：“爸爸妈妈，是您们成就了我就，感谢您们！”

## 【优秀奖】

# 飞蛾

●曾华杰

陈先生在菲律宾经营一家建材店。最近因为非业务员的成本核算错误，门店损失了几百千比索。这个业务员是个老业务员，本不该犯这个错。陈先生很是生气，打算将他开除，并扣下这年的所有奖金。老业务员苦苦哀求，只因家中儿女众多需要稳定收入，恳求陈先生能够给自己机会将功补过，并慢慢归还店口损失。陈先生气在心头，并没有答应业务员的请求。

陈先生自幼家贫，来到这里，就是为了赚钱帮助家里。他每天起早摸黑只是为了找到翻身的机会。白驹过隙，陈先生从打工到出来做生意，已经从一个青年变成了中年人。这天回家，妻子给他递了杯茶，见他愁眉不展，便问：怎么了？陈先生是个好强的人，生意上如果出问题基本不会和妻子说，便说

道：没事，今天比较累，我休息一下。

陈先生坐在沙发上，举着茶杯，半天也没喝。天气烦闷，一大堆飞蛾不知从哪里飞来，一直围着电灯打转。陈先生呆呆地看着它们，突然回忆起自己二十年前刚来的时候，住在一间木板房里，那张小床就填满了整个房间。陈先生想着：自己和飞蛾是

不是很像？它们一直在寻找光源，而自己这二十年都是在找机会赚钱，它们围着灯转，看到同伴倒地了，还是前仆后继，只为了向着光的地方。而这光对于像他这种家境的人来说就是个机会，只要有机会，他不管多辛苦都会去尝试，这飞蛾像极了像他这样出身的人。

陈先生喝了口茶，嘴角露出了笑容，打了个电话给老业务员，让他明天继续上班，门店的损失就按一半的金额让他逐月归还。

## 【优秀奖】

# 温暖传递

●陈小杭

2020年，疫情开始在菲律宾爆发。药店里人们蜂拥而至抢购医用口罩，一时间，口罩荒，人心慌。

张亮的店开在华人区，依旧车水马龙，热闹非凡。听说口罩一个难求，他赶紧交代工人看店，往药店奔去，经过隔壁店时，看到丁辉也没戴口罩。

他们两家店经营的产品类似，总是暗里较劲，有

一次为了争停车位闹了不愉快，从此两人见面，都板着脸。

张亮快步走到药店门口排队，望着排成长龙的队伍，张亮捂着嘴，惴惴不安，感觉病毒无处不在，连呼吸都小心翼翼。排了一个多小时，却被告知口罩

卖完了，张亮恼火了，喊了起来：“什么？！卖完了？”

这时有个戴口罩的人看着他，他用眼神瞪着那个人，心里想：怎么，不让人说话？那个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新口罩递给他，说：“戴着吧，防护要做好。”张亮愣住了几秒，他

接过口罩，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，连声道谢，一股暖流涌上心头。

张亮回到了店里，拿着酒精从头到脚喷了一遍，打开装茶叶的抽屉想泡茶喝。没想到两盒口罩映入眼帘，原来前几个月塔尔火山爆发，他买了两盒口罩放着。张亮把口罩分给工人，他又取了几个口罩，装进干净的塑料袋里，朝隔壁店的丁辉走去……